

试探中东现代化的 动力、特征及影响因素

张 燕 军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西安 710069)

摘要:中东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启动最早的地区之一,其动力在一战前是奥斯曼帝国自救运动,一战后民族主义成为经久不衰的动力。中东现代化属于典型的“无土栽培”,现代化缺少内部社会基础,对外部人力资源、技术存在严重依赖,而且受到地区安全、外部大国、伊斯兰教以及文化、民族、宗教多种因素影响。未来,中东现代化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以冲突的解决、伊斯兰教的调整以及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协调问题。

关键词:中东;现代化;民族主义;宗教

中图分类号:K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6-0128-06

中东与现代化的先发地区——欧洲相邻,受到其影响较早,在欧洲工业文明的侵蚀下,中东传统社会结构崩溃,被动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是典型的后发、外源型现代化。与欧洲相比,中东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薄弱,属于典型的“无土栽培”。

一 中东现代化的动力

17、18世纪,相邻的欧洲正在驶入世界现代化的快车道,而统治着东至高加索、西至马格里布、北至匈牙利、南至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奥斯曼帝国已步入衰落。1699年,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神圣同盟签订《卡尔洛维茨条约》,1700年又被迫与俄国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之后,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剧,导致中东地区政治、经济、阶级、民族、宗教等矛盾不断激化。中东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方的侵略。中东现代化的动力,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之前是帝国自救运动,之后是中东民族主义。

(一) 奥斯曼帝国政权的“救亡图存”运动

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觊觎与侵略,使得奥

斯曼帝国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和社会危机,领土不断丧失,帝国在俄土战争(1828—1829)失败,导致多瑙河口及其附近岛屿和黑海东岸丧失,并被迫将格鲁吉亚、伊梅列季亚、明格列利亚割让给俄国;不久后,奥斯曼帝国在与其名义属地埃及的两次战争(1831—1833、1839—1841)中也遭到失败,在英、法、俄、奥、普五国的联合干预下,埃及事实上独立,塞尔维亚经过1804、1815年革命获得自治,而希腊在经历1821—1829年的长期武装斗争后亦获得独立。19世纪初叶以后,帝国仅能控制小亚细亚半岛、伊拉克和欧洲的鲁米利亚,统治风雨飘摇。

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救亡图存,从18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进行了三次改革,即塞利姆三世改革(1789—1807)、麦哈迈德二世改革(1809—1839)以及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1839—1961)和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1876)统治时期的“坦齐马特”运动。向西方的学习,首先在军事和器物层面展开,至“坦齐马特”时期向法律、社会、行政、财政、教育、司法等领域全面推进,并开始触及深层面的政

收稿日期:2009-05-22

作者简介:张燕军(1978—),男,山东曹县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与现代化。

治改革。但现代化改革并没能挽救帝国灭亡的命运。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和社会基础的缺乏,奥斯曼帝国最终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然而,由其肇始的中东现代化,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从一国扩展到多国,最终所有中东国家或以主动或以被动的姿态全部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中东民族主义的兴起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也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人们普遍认为,民族主义源自西方,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是其形成的标志。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众多,其中埃内斯特·格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1]2};亨廷顿认为,“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分析家们尽量避免使用的不易把握的概念。然而它对理解威权政权在二十世纪后期所面临的问题却必不可少”^{[2]54-55}。在民族国家建立后,政治合法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比较政治学先驱加布里埃尔·G·阿尔蒙德有过经典论述:“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再者,如果存在某种合法性基础的话,权威人物在困难的处境之中也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且“即使在最传统的社会里,统治合法性的标准中也包含着人们对政府作为的某些长期的期望”^{[3]32-33}。为满足人民对政府的期待,进而增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于是加速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民众认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就成为民族主义政权建立后的必然选择。

中东民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阿拉伯民族主义、突厥民族主义、犹太民族主义、波斯民族主义以及库尔德民族主义等。中东民族主义最早兴起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地区,遭受着民族与阶级双重压迫的阿拉伯人,首先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掀起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标志着阿拉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点由文化复兴转向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东民族主义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都要求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宰割则

使突厥民族主义兴起,土耳其人在凯末尔的领导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的斗争,并于1923年建立了中东地区第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共和国,使中东在政治现代化方面跨出了关键性一步,成为之后本地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影响深远。二战以后,中东民族主义进入了第二个高潮,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是其主要力量。1945年后,大批阿拉伯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如阿曼、阿尔及利亚、阿联酋、巴林、科威特、摩洛哥等,或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如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诸多阿拉伯国家获得独立后,都大力进行民族政权建设、发展民族经济、推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使国家真正开始走向民族现代化之路。如埃及在1952年“7·23”革命后,打击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阶级,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奴役性的《英埃同盟条约》,迫使英国撤出运河地区,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发展农业以及建设阿斯旺大坝等。

犹太民族主义最早兴起于东欧及俄国,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标志其正式诞生。二战后,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建立,建国次日起以色列就陷入了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之后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长期敌对,生存的环境是四面受敌。身处险境的以色列人民,在民族主义精神的鼓舞和激励下,发挥自己的聪敏才智,不但使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汪洋大海中生存下来,而且使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均收入迈进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中东“袖珍超级大国”。

二 中东现代化的特征

(一)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

中东横跨西亚北非地区,国家众多,历史发展和自然条件存在着明显差异,因而其现代化模式也各不相同。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诸多类型。

首先,依据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前,中东现代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和混合发展型。社会主义类型有阿尔及利亚、民主也门、埃及等;资本主义类型有以色列、伊朗、海湾国家等;混合类型有叙利亚、土耳其等。

其次,依据经济发展战略,中东现代化可分为资源出口型、进口替代型、出口导向型、综合发展型。资源出口型主要指海湾国家,其人口少,资源丰富,其现代化主要依赖油气出口,石化工业的发展与国

民经济其他部门脱节。进口替代型主要指埃及、叙利亚等,这些国家人口较多,资源相对不足,但工业基础较好,人口素质较高,发展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经济较适合其实际。综合发展型主要指伊朗、伊拉克等,这些国家油气资源也很丰富,但人口众多,现代化不可能单纯依赖出口,只能采取综合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型的代表国家有以色列、土耳其和塞浦路斯等,这些国家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同欧洲联系密切,同时资源缺乏,工业发展主要以向欧美出口导向,经济属于外向型。

第三,依据政治制度发展,中东国家现代化可分为共和制、君主制、神权共和制、民众国制等类型。其中,共和制有以色列、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也门、塞浦路斯等;君主制有约旦、摩洛哥、阿曼、沙特等;神权共和制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民众国制有利比亚。

(二)政治上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

伊斯兰教属于前资本主义宗教,其中包含着较多的封建因素,近代以来,又未根据时代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中东现代化的过程中。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绝对君主制国家的大量存在。与欧洲君主制国家不同,中东国家君主还把持着绝对权力。以阿曼苏丹国为例。阿曼至今没有宪法和议会,卡布斯苏丹掌握着立法、行政、司法、财政等方面的最高权力,赛义德王室成员控制着内阁重要部门,1991年成立的协商会议,没有立法权,仅有有限的监督和咨询权。其他国家情况也大致相同。如约旦,侯赛因国王登基后一直独揽大权,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极其有限;20世纪70年代干脆取消议会,并以西方民主不适合约旦国情为由,拒绝对王权施加任何限制^{[4]300};只是在80年代后,约旦政治经济形势恶化,才不得不放宽对政治活动的限制,恢复议会,实行有限民主,以争取国内外对哈希姆家族统治的支持,稳固政权。

其次,家族、部落统治。由于封建残余思想影响,中东国家统治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之上。如: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家族、谢赫家族、朱贝尔家族、希斯里家族、苏莱曼家族和拉登家族等;巴林的哈利发家族;卡塔尔的萨尼家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纳哈扬家族、马克图姆家族、卡西米家族、穆阿拉家族、纳伊米家族、沙基家族等;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阿曼

的赛义德家族等。

第三,世袭制的普遍化。中东不仅君主制国家实行世袭制,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等共和制国家也开始出现明显的世袭倾向。在叙利亚,2000年6月阿萨德总统去世后,叙利亚议会将宪法规定的总统年龄下限从40岁调整到34岁,从而使他多年培养的次子巴沙尔·阿萨德顺利当选。在埃及,81岁穆巴拉克总统已步入他的第五个任期,虽然政绩非凡,但也不得不面对自然规律,自2000年其子贾迈勒·穆巴拉克步入政坛以来,国内外关于穆巴拉克要“传位于子”的猜测就没有停息过,2000年贾迈勒加入执政的民族民主党,2002年9月在民族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并兼任政策制定委员会主席,成为仅次于其父和总书记谢里夫的第三号人物,2006年初又当选为副书记。尽管穆巴拉克总统多次公开声明,埃及是一个共和国,不会搞世袭制,但中东政治“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传统,以及贾迈勒在政治上火箭般的窜升,使得人们对此问题的怀疑很难消除。在利比亚,政治强人卡扎菲已执政40年,也已到了必须考虑接班人的时刻,卡扎菲有七子二女,其中可能性最高的是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和次子萨阿迪,也有舆论认为其爱女阿伊莎亦有可能。卡扎菲上述三个儿女都是利比亚政坛的风云人物,长子赛义夫尤为外界看好。

(三)石油的特殊作用

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对中东现代化至关重要。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工业体系都以石油为中心建立,国内外投资集中在油气领域,石油化工产品在进出口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1973年石油危机后,石油价格大幅上扬,中东产油国收入暴增,尤其是海湾诸国凭借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使国家迅速实现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成为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埃及、叙利亚、突尼斯、也门等国油气资源虽不如海湾国家丰沛,但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埃及,石油是其主要外汇收入来源之一,与旅游、运河和侨汇并列为埃及经济的四大支柱。

(四)军队左右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与方向

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和二战后动荡的地区局势,作为社会精英和一支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军队在中东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其意识形

态和价值取向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方向。以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为例。自土耳其建立共和国以来,迄今共有十位总统,其中只有四位总统是文官出身,其余六位都是职业军人出身的高级将领^[5]²⁸⁵。土耳其军队一直是“凯末尔”主义的守护者,坚持共和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改革主义六原则,并在1960、1971、1980年三次发动军事政变,确保国家发展的现代化、世俗化方向。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十分关键,建国后的七位国家元首中,有四位是军人。1991年,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第一轮大选中获胜,为保证国家发展的世俗化取向,阿军方进行了干预,迫使沙德利总统辞职,并取消了第二轮选举。

(五)对外部人力资源、技术的依赖

由于宗教强大的社会影响,中东国家普遍对自然科学教育不够重视,其现代化普遍建立在对外部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的依赖之上。以阿曼为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统计,2001年,阿曼大部分劳动力是移民,农业中的比例为73%、制造业92%、建筑业96%、餐饮业93%、零售业87%、矿产开采42%;在专业领域,移民劳工占49%,其中行政管理占44%、办事员占30%、销售工人占63%、服务工人占92%、生产和运输工人占64%^[6]⁴。外部人力资源尤其是西方国家科技人员,成为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关键点,他们占据着高层管理职位,而中东国家本土科技人员则不过是西方设备的管理员和操作员,这在中东地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科技方面,由于基础薄弱,中东国家现代化严重依赖对西方的技术进口,虽然成就有目共睹,但它使中东地区长远发展缺少坚实国内技术支撑。除以色列外,中东其他国家在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和财政支持仍然不够,且有下滑趋势。例如,1970年,中东各阿拉伯国家用于科技研究的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1%,1975年降到0.23%;20世纪90年代后,该比率更低,比如1995年中东阿拉伯各国科研开支只有75亿美元,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2%^[7]。

三 中东现代化的影响因素及发展前景

(一)中东现代化的影响因素

悠久的历史、重要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和文明发展、交往的多样性,使得中东现代化的进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也决定了中东国家实现现

代化决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

1. 外部大国的影响

地理上与欧洲相邻的中东,随着奥斯曼帝国衰败,在17、18世纪以后就成为西方大国觊觎和争夺的目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控制了埃及和海湾国家,建立了“英国治下的和平”,并同俄国一道将伊朗变成半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成为法国势力范围,利比亚被意大利侵占。一战后,英、法、意等国又进一步瓜分中东,英国占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法国将叙利亚和黎巴嫩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二战后,美国和苏联进入中东,中东成为冷战格局下美、苏两国全球争夺的一部分,它们以援助为诱饵,威逼利诱,向中东地区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和经济制度。中东国家在此背景下分成了亲西方和亲苏联的两个阵营,南也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向苏联靠拢,而约旦、土耳其、伊朗、海湾国家等则投向美国。美苏两国在中东长期的斗争,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东国家现代化的方向与进程。

2.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

除以色列、塞浦路斯外,伊斯兰教在中东所有国家都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是中东国家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同佛教等出世性宗教不同,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涉世性和政治参与性,政教合一、民族和宗教问题纠缠、社会变革必须符合伊斯兰传统是其重要特征,也是影响中东现代化的最重要因素。中东现代化改革历史首先告诉人们,现代化改革必须同穆斯林的承受力相适应,否则,一旦超越了他们的承受力,或者对他们崇尚的伊斯兰教传统的价值观构成直接威胁,就必然引起他们对现代化的抗拒,而这一点也正是中东现代化进程屡遭挫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8]¹⁶。在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的处理方面,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例证。巴列维不顾伊朗国情,盲目推进以现代化、世俗化为导向的“白色革命”,实行全面西化,排斥伊斯兰教,这不仅侵犯了什叶派高级教士的利益,也超越了普通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政权被推翻,巴列维流亡他国、客死异乡。

3. 动荡的地区局势

二战后,中东成为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其间爆发的战争有:1948—1982年,阿以双方五次

大规模的战争;1980—1988年,两伊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争;2009年1月,以色列展开的“铸铅行动”,全面封锁和进攻加沙。除去上述大规模军事行动外,中东各种小规模战争、武装冲突不断,也是世界上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中东现代化就是在这种历史大环境下进行的。战乱频发、动荡不宁的环境给中东现代化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首先,它严重影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加重了他们对投资安全的忧虑。一旦形势紧张,投资者往往马上撤资,国家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其次,它使中东各国都背上了沉重的军费负担,挤占了中东国家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冷战结束后,世界军事开支呈下降趋势,但中东军费却持续攀升。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3年数据,中东是世界上军备竞赛最激烈的地区,军费占其GDP的平均比重为6.3%,而世界水平仅为2.3%;在1989—1999年间,中东和土耳其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为0.052%,近乎零增长,远低于人口增长率^[9]。在1984年度,埃及、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四国军费占GNP的比重分别为13.7%、24.5%、14.9%、22.7%^{[10]25}。

4. 文化、民族、宗教冲突

中东地区民族众多,在长期文明交往的基础上,各民族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近代以来,文明交往在中东地区步入历史新阶段,而阿以冲突成为影响中东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它集民族、文化和宗教矛盾于一体,错综复杂,解决的难度极大,成为长期影响中东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

民族问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如波斯民族与阿拉伯民族、阿拉伯民族与突厥民族;另一方面是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最典型就是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四国共同面临的库尔德人问题,其他还包括埃及的科普特人、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北非的柏柏尔人以及毛里塔尼亚和苏丹的黑人问题等。

宗教方面,除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矛盾外,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也十分突出。首先,它严重影响阿拉伯世界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由于阿拉伯国家大多属于逊尼派,而伊朗是2003年之前中东仅有的什叶派掌权国家,1979年革命后,双方关系紧张,阿拉伯世界对伊朗的“革命”输出高度

警惕。其次,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还影响着许多中东国家内部的稳定,尤其是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巴林、黎巴嫩等什叶派人数较多的国家的稳定。

(二) 中东现代化的发展前景

中东现代化尽管面临着一系列不利条件,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如:连通五海三洲的优越地理位置;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与现代化先发地区欧洲相邻,便于吸收其外溢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同其发展贸易;中东大部分国家曾为西方大国殖民地,其在语言、政治、文化上与西方有着密切联系。不过,这些优越条件大多属外部因素,中东现代化的前景最终取决于内部问题的解决。具体说来,有如下内部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传统,现在应重启“创制”之门,根据时代变化,对教义做相应调整,如同欧洲,对宗教作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改革,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中东国家要正确处理政教关系,摆正宗教在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将宗教的社会功能限制在私人领域,不使其全面干预国家生活。

其二,全面彻底解决阿以、巴以矛盾,消除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动荡局势使中东国家防务负担沉重,牵扯和占用了其大量的精力和宝贵的资源,也使得国内外投资者对其发展前景心存疑虑,对投资安全忧心重重,矛盾解决将使中东国家集中力量于现代化建设。同时,阿以、巴以矛盾解决将使中东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国家间可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如以色列是中东技术大国、经济强国,但其国内市场狭小,对外贸易严重依赖欧美,且国内资源缺乏,如果阿以能实现和平共处,那么以色列的技术可以和阿拉伯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共同发展。

其三,解决好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不协调的问题,对上层建筑进行必要的调整,使之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而不是阻力。中东经济与政治现代化明显脱节,其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没有引起政治上相应的变化,政治上的不民主和国家权力的滥用,导致经济发展偏离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这是对中东现代化的长远发展的一大威胁。

参考文献:

- [1](英)埃里·凯杜里. 民族主义[M]. 张明明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2](美)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3](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 曹沛森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 [4]王林聪. 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5]黄维民.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6]Ray Jureidini. Migrant Workers and Xenophobia in the Middle East[R]. *This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Programme Paper*, December 4, 2003.
- [7]冯璐璐. 中东地区遭遇的技术挑战[J]. 西亚非洲,2006,(4):52.
- [8]彭树智.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 [9]Julide Yildirim and so on.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A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J]. *Defense and Peace Economics*, August,2005, Vol. 16(4):284-285.
- [10]Anthony H. Cordesman. The Military Balance in the Middle East: Arab-Israel Balance[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February 23,2004.

Attempt at the Impetus, Features and Factors of Middle-East Modernization

ZHANG Yan-jun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ing impetus of the Middle East, one of the earliest modernizing areas among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the self-salvation campaign of the Ottoman Empire before the WWI as well as the nationalism of ever-lasting stimulation after the WWI. Its modernization of “soilless cultivation” lacks in internal social foundation, heavily depends on external human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and is affected by several factors such as regional security, alien powers, and Islam. Its prospect largely depends on the settlement of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the adjustment of Isla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Key words: Middle East; modernization; nationalism; relig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